

因为爱 所以爱

因为爱 所以爱

龙莱 张可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因为爱,所以爱/龙莱,张可著. - 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2.1

ISBN 7-80040-621-0

I. 因… II. ①龙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1846 号

书 名:因为爱,所以爱

作 者:龙 莱 张 可

责任编辑:张 鹰

装帧设计:多伶平面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

邮编:100081

电 话:62183683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三河天利华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310 千字

印 张:12.875

印 数:1 - 10100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040 - 621 - 0/I·460

定 价:23.50 元

—

这是一个让舒文终身难忘的夜晚。它刻骨铭心，是深入骨髓的痛。

这天是舒文和邹健大喜的日子。他俩毕业于同一所医学院，后又分在同一家医院——人和医院工作。舒文在神经外科，邹健在肿瘤科——都是在业务上极出色的医生。两人在医学院时就已经相爱，至今已恋爱六年了。六年的恋情，两人的爱有增无减，很自然地走向了婚姻。从他们定下结婚的日子那天起，两人在情感上就已进入蜜月状态——说不出的情浓意蜜。有一次两人正在亲热，邹健说：“舒文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要是我能活到八十岁，我还能爱你五十二年，要是我能活到九十岁，我还能爱你六十二年——都太短了。如果有来世，下辈子我还要爱你，下辈子的下辈子，再下辈子，还爱你。”舒文听了什么话也说不出，紧紧抱住邹健，眼睛一下湿润了。邹健便吻她的眼睛：“好不好，舒文？让我们生生世世都相爱。”舒文头埋在邹健怀里，一个劲儿地点头回应他：“嗯，嗯！”

婚礼从晚上六点正式开始，在大红楼饭店举行。饭店内张灯结彩，大厅的主墙上张贴着巨幅的大红“喜”字。婚宴上来了很多宾客，有舒文、邹健所在医院的领导、同事，有他们大学时的同学，还有双方的家人、亲戚等。舒文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已相继离世，她又是独女，所以女方只有一些亲戚到场。不过，邹健父母一直把

舒文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这多少弥补了点舒文心头自己的父母无法参加自己婚礼的遗憾。婚礼上，有两个人比较显眼。一个是舒文在医院的好友张薇，她正手持掌中宝，忙着为婚礼摄像，不时与舒文、邹健说说笑笑。另一个是医院的内科医生林年生，他脸上的表情有点悲喜不定，面带微笑的脸上明显有几分落寞和阴冷。舒文看出来了，隐约有点歉意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邹健也看出来了，他握住舒文的手，两人相视，淡淡一笑。林年生和舒文、邹健也是医学院时的同学，毕业后也分在人和医院工作。在医学院时，林年生曾和邹健一同爱上舒文，但舒文选择了邹健，这对林年生是个不小的打击。但他和邹健关系一直不错，后来他大度地向邹健表示认输，并祝邹健和舒文幸福。林年生以后果真没怎么再纠缠舒文，和舒文、邹健仍以朋友相处。在新娘、新郎给宾客们敬酒时，舒文、邹健特意陪林年生多喝了一杯酒，表达了一些尽在不言中的情谊。面对邹健，林年生的眼神有点尴尬和躲闪，舒文觉得她和邹健的婚礼可能多少触动了林年生情感上的隐痛，除了歉意，她没有多想别的。

婚礼进行到一半，一些宾客走上婚礼台向新娘、新郎敬酒，他们嬉闹着，让新娘、新郎当众亲吻，并交代二人恋爱的经过。舒文、邹健被缠得不行，只得慌慌亲吻一下，宾客们顿时一阵喝彩。舒文一时满脸通红。张薇手中的摄像机在一旁追逐着每一个有意义的镜头。

这时，饭店的一名服务小姐走向新娘、新郎，她走到邹健身边，示意他去接电话。邹健点点头，与舒文耳语了一下，随小姐走开。宾客们嬉闹着围着舒文，纷纷要求与新娘一道录像，张薇兴致盎然地为他们录像。

邹健走到饭店总台，拿起话筒：“喂……”似乎有点意外，脸色一下变得严正起来。

张薇为舒文和宾客们录像录得正欢，这时，邹健接完电话回来

因为爱 所以爱

了，他走到舒文身边，轻声道：“舒文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”舒文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邹健带笑道：“哦，没什么，有个朋友来祝贺我们的婚礼，我出去见见人家。”舒文道：“你请人家进来嘛。”邹健道：“不用了，人家忙得很，我出去向人家打声招呼，道个谢就回来。”说着深情地凑到舒文耳边低语：“真希望婚礼马上就结束，只剩下我们俩……”

舒文脸一下红了，对邹健笑笑。

邹健眼里含情：“等着我回来。”说着向外走去。

舒文一脸幸福，看着邹健走出饭店。

饭店外，寂静无人。

邹健走到外面，左右看了看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他又朝附近走了走，寻看着，仍不见人影。

突然，一束强烈的车灯光直照在邹健脸上，邹健吓了一跳，几乎睁不开眼睛——他本能地躲避着那刺眼的灯光，那束灯光却一直追着邹健不放。

就在邹健努力睁开眼睛，想看个究竟时，那辆亮着灯的车子突然发动，猛地朝邹健直撞过来。

一声惨叫，邹健瞬间被撞倒，身体摔出去很远，重重掼在地上，顿时浑身流血……

车灯一下熄灭，是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——车门悄然打开了，一个黑衣人影子般飘然下车，一晃就不见了。

杂沓的脚步声，一些路人纷纷跑向出事地点，有人喊着：“不得了了，汽车轧死人了……”

地上躺着浑身是血的邹健——已气绝身亡。

警察随即也开着警车赶到了现场，他们跳下车，迅速拨开围观的人群，开始查看现场、拍照取证，其中有两名警察直奔那辆停在一旁的黑色桑塔纳轿车。

警察发现驾驶室里，有一人正趴在方向盘上昏睡，他们一下打

开车门，将那人拖了出来——那人显然喝醉了，一副迷迷瞪瞪的样子。

警察一边用酒精检测仪在那人嘴前测试，一边严厉地：“你是这辆车的司机吗？”那人迷瞪着眼，舌头发硬地：“是……我是。”警察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郝……大友。”警察记录着，厉声道：“郝大友，你知道你撞死人了吗？”

郝大友一惊：“啊？不……”酒醒了大半，一下看见地上躺着的邹健，还有围观的人群，顿时吓得浑身发抖：“不……”

婚礼上的舒文，突然有种心慌的感觉，她朝饭店门口的方向看了看，想往饭店外走。宾客们却围住舒文，向她敬酒，舒文回过神来笑让着。张薇见了立即上前为舒文解围，爽气地夺过递到舒文面前的酒杯，一一饮尽。舒文心神不宁地看看表，又远远地朝饭店门口看了看。

这时，林年生微笑着端了酒杯走到舒文身边：“舒文，该我向你敬酒了。我祝你和邹健白头到老，永远幸福。咦，邹健呢？”

舒文刚说了一个字：“他……”突然，一名饭店保安人员匆匆跑到舒文身边，对她说了句什么。舒文顿时大惊失色，一把推开众人，向饭店外跑去。林年生和张薇也跟着跑出。邹健父母及一些宾客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也都慌慌跑出。

饭店外，出事现场，警察继续询问郝大友：“你是怎么撞着他的？”郝大友哆嗦道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我开着车子，好像突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，我……就睡着了。”警察追问：“你今晚是不是喝酒了？”郝大友呆了一下：“是……喝了一点。”警察严厉地：“只喝了一点？你酒后驾驶，致死人命，你还只喝了一点？”

突然，舒文拨开人群，疯了似的冲过来一把抓住郝大友的衣领：“你……你还我丈夫！”话声未落，舒文身子一软，昏厥过去。

林年生猛地拨开人群，冲上来抱住舒文，痛心道：“舒文……”张薇也扑到舒文身边：“舒文……”

邹健母亲叫了声：“健儿……”也一下昏死过去。
这都是八年前的事了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八年过去了。

二十七岁那年的婚礼，成了舒文心中永远的痛。已经三十五岁的她，至今仍单身一人。八年来，她忍悲含痛，寄情于事业，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——她不但成了人和医院神经外科的“第一把刀”，在全国神经外科领域，她也是数一数二的专家。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，她却一片空白。也不是没人追她，是她自己一直心如止水。她不知道是自己的心已经随邹健一道死了，还是她已经麻木了，根本不懂得怎样去爱了？或者，她内心深处对爱情有种恐惧感，本能地想回避？她有生以来遭受的最刻骨的痛，不正是那一场爱情的灰飞烟灭？就在它最绚烂的当儿。

不能想，想到心里就是一阵痛。

自从邹健死后，林年生就一直在追求舒文，给她无数的关爱和呵护。舒文偶尔会觉得感动，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如一潭死水，荡不起一点爱的涟漪。林年生温存地说：“舒文，我知道你很难忘记邹健，我不逼你，我会等你，等到邹健慢慢从你心里空出位置，能让我在你心里有一席之地。”他说的时候，眼里含着泪光。舒文也眼里一热，无言以对。

林年生后来离开内科，下海承包了人和医院所属的康华公司，做起了医药产品的生意，成绩不俗，使医院职工福利有了很大的改善。他早已从一名不起眼的内科医生成为一名深受医院领导、职工敬重的公司老总。可以说，他现在是全院上下最红的一位大红人。他的身份、地位虽然变了，可他对舒文的感情一直没变，仍孜孜追求着舒文。他相信他会成功的——已经八年了，时间会让舒文淡忘过去的。

这一天，舒文来到一家书店买书。邹健的父母就要移居加拿

大随女儿邹燕一道生活去了。邹健的父亲晚年爱读南怀谨的书，有一套南怀谨的《系辞》，他一直没买到，舒文想在老人出国前送他一套《系辞》做礼物。

舒文在书店里找了半天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她终于找到了她要的书——南怀谨的《系辞》。她从书架上抽出那套《系辞》，走到柜台边准备交费。

舒文将书放在柜台上，取出钱正要交费，这时，一名年轻帅气的男孩急匆匆跑进书店，他一眼看见柜台上的那套《系辞》，马上迫不及待地捧到手里，问书店服务员：“这套书多少钱？”服务员道：“五十。”

男孩掏出一张面额伍拾的纸币，递到服务员手中，捧着书就要走。

舒文忙拦住男孩道：“噢，这书是我要买的。你怎么拿起别人的书就走？”男孩看看舒文，说：“这书是你买的？啊呀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让服务员给你重新拿一套？我买这套书赶回去有急用。”

服务员随即看了一眼图书登记记录，说：“这套《系辞》只剩下这一套了。”

男孩不信：“不会吧？”服务员道：“确实只剩下这最后的一套了。”舒文催着男孩：“对不起，请把书还给我。我买这套书有急用。”男孩道：“你会有什么急用？我买这套书才是真有急用呢。为这套书，我几乎跑遍了全城所有的书店，你就发扬发扬风格，让给我吧。”舒文道：“不行，这套书我今天一定要买。”

男孩看看舒文，诚恳地：“对不起，我抢了你的书，算我没礼貌。但无论如何请你帮帮忙，把这套书让给我，好吗？不瞒你说，这套书是我的老板让我买的，他有急用，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，完不成任务我没法回去见老板。”舒文也诚恳地：“我不是故意要跟你争这套书，我真的是要这套书有急用。”

男孩停了一下，故意无奈地：“哦，是吗？这么巧？那……”

舒文不留神，抱着书一下跑出书店。

舒文生气地：“喂，你站住……”追到门边，男孩已跑得没影子了。舒文说不出的懊恼——后来又去了其他几家书店，都没买到那套《系辞》。

舒文只得抱憾送邹健父母去了机场。她替两位老人办理了各种登机手续，一直将他俩送到检票口。邹健父母对舒文流出不舍之情。邹健母亲从一进机场，眼睛就红了，在检票口，她拉着舒文的手：“舒文，这些年，苦了你了。我和你爸，其实也不想走。可是邹燕那孩子很孝顺，她怕我们在这里老想着邹健，太伤心，一心要把我们接出去。唉，我们走了，留下你一个人，我和你爸心里都不好受。”

舒文不想让两位老人伤感，故意面带微笑道：“谁说我一个人？还有邹健陪着我呢。妈，爸，你们放心地去吧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会去加拿大看你们的。”邹健母亲听到“邹健”二字，眼圈儿又红了，她掏出手绢擦泪。舒文一时忍不住，眼睛也红了。

邹健父亲见了道：“喂，别这样，都高高兴兴的嘛。”其实他自己眼睛也有点湿润。

舒文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微微一笑，将登机牌递到两位老人手里：“爸，妈，这是你们的登机牌，你们拿好。”替他们将各自的登机牌，放到他们各自的衣袋里，便于取拿。

突然，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：“舒文！”

舒文回过头：“年生！”

林年生衣着整洁，快步赶了过来：“伯父、伯母，祝你们旅途愉快。我特地赶来给二老送行。”邹健母亲高兴地：“年生，你忙，就不要来了。”林年生道：“那不行，再忙也要赶来再见见伯父、伯母。”说着亲热地拉住两位老人的手：“伯父、伯母，我会想你们的。”

邹健母亲感动道：“年生，我们也会想你的，还有舒文。这次我们去加拿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。”林年生道：“伯母，

现在出国很方便,有机会我们会去加拿大看您二老的。”邹健母亲认真地:“那可一定要来啊,和舒文一道来。”说着看一眼舒文,舒文笑笑,没说话。

林年生深情地看一眼舒文,对两位老人道:“一言为定。”说着从包里拿出两本书,递给邹健父亲:“伯父,我猜想您一定很喜欢南怀谨的《系辞》,这是我送给您老的。”

舒文见林年生拿出一套《系辞》,欣喜而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邹健父亲眉开眼笑地:“啊呀,太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南怀谨的书?”林年生一笑:“我无意中发现伯父在看《论语别裁》。我想,喜欢看南怀谨的《论语别裁》,一定也会喜欢他的《系辞》。”邹健父亲开心地:“这真是好礼物,比什么礼物都好。年生,你真是有个心人哪,谢谢你有这份心。伯父收下你这份礼了。”

舒文也道:“年生,谢谢你这么周到。”林年生看着舒文:“你谢我做什么?这么生分。”舒文笑着道:“你弥补了我心中的遗憾。本来我也要送爸爸这套书的,可是没买到。”林年生听了深情地看了一眼舒文:“心有灵犀,是不是?”舒文笑笑,低下头。

邹健父亲忙对林年生道:“年生,我们走后,还请你多多照顾舒文……”舒文喊了声:“爸爸……”不让他往下说。

林年生看一眼舒文,对邹健父母道:“伯父、伯母,你们放心,我一定会照顾好舒文的。”邹健父母连声道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

舒文又把头低下了,没说话。

林年生又看一眼舒文,告辞道:“伯父、伯母,一会儿我还有个会,就不送你们上飞机了。再次祝你们旅途愉快。”邹健父母忙道:“好,好,你去忙。年生,谢谢了,再见。”林年生道:“伯父、伯母,再见。”深情地再看一眼舒文:“舒文,再见。”说完向大厅外走去。

邹健母亲看着林年生的背影,夸道:“年生这个人真是没话说!”

舒文看一眼林年生的背影,笑笑,没说话。

因为爱 所以爱

邹健母亲回头看着舒文，问：“舒文，你和年生也认识很多年了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”舒文顿了一下，道：“不错，他这个人很能干。”邹健母亲道：“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他至今还没结婚，都是为了你。听邹健说，当年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读大学时，年生也曾追求过你。”舒文带笑道：“妈，你这是怎么啦？这些过去的事，还提它干什么？”

邹健母亲心里一酸：“要是我们健儿还活着，我说这些事干什么？你一定和健儿在一起过得很幸福。可是健儿已经走了八年了，你总不能一辈子都一个人。健儿活着的时候那么疼你，你过得好，他在九泉之下才能心安，我们也才能心安。舒文，我们不是老古板，你守了健儿八年，也算对得起他了。年生对你好，你就嫁给他吧，这样我们去了加拿大也放心了。”舒文也心酸地：“妈，别说了。”

邹健父亲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舒文，你妈说的是真心话。我们现在心里最丢不下的就是你。自从健儿走后，你过得很苦。我们不希望你再这么苦自己了。你应当获得幸福。我们都觉得年生是个不错的人，他会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别再拖下去了，人生苦短，时间不等人啊。”舒文点点头，却也无言以对。

邹健母亲又道：“年生真是不错，自从邹健死后，每年过年过节他都给我们送节礼送年货，我们老两口一有个头疼脑热，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，你说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？舒文，我和你爸就等着你和年生的好消息了。”舒文回避地：“妈，爸，你们安心地去吧，我会好好过的。”邹健父亲语重心长地：“一个人是过不好的，要两个人才能真正过得幸福。”舒文只得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爸，妈。”

这时，机场大厅里响起女播音员甜润的声音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从上海飞抵加拿大温哥华的 CA1520 次航班开始检票了……”

邹健母亲忙又加紧叮嘱道：“等你和年生结婚，就到加拿大来度蜜月吧。如果将来你和年生不想在国内干了，想出国，邹燕说

了，她可以帮你们办移民去加拿大。”舒文笑道：“妈，你替我谢谢邹燕，我目前在国内干得很好，还没想过要出国。”邹健母亲说：“那好，如果将来想了，就随时跟我们说。还有，一定别忘了我和你爸今天跟你说的话。”舒文点头：“我不会忘的。爸，妈，你们快进去吧，别误了飞机。”

邹健父母不舍地：“那再见了，舒文。”慢慢朝登机厅里走去。

舒文朝他们招着手：“再见，爸，妈。你们多保重！”目送着两位老人进了登机厅。舒文转过身，眼泪不听话地夺眶而出——连邹健的父母也离开她了，邹健是否就这么一点点离她越来越远了？

林年生从机场大厅出来时，心情舒展而愉快，他觉得邹健终将从舒文的生活里淡去，他和舒文的事就要有结果了。

林年生眼里不觉有了笑意，走到一辆崭新的别克轿车旁，他新聘的司机郝雷——一个清爽帅气的男孩，替他拉开车门，林年生摇摇头，对郝雷交代几句，自己打了一辆出租车走了。

出租车开出不久，林年生的手机响了，他拿起手机：“喂……”脸色一下有点阴沉，说：“是你？什么事？哦，今天不行，还是明天吧。”说完挂了手机，脸上浮现几分不耐。

舒文走出机场大厅——她的情绪已收拾好，没人能看出她刚刚哭了一场。

郝雷站在那辆别克轿车旁，一眼看见舒文，没来由地，他心里一阵诧异和迷惑——舒文正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，正是她走路的姿势让他觉得迷惑，那姿势让他想起一个人——他母亲。小时候放学了，他站在校门口等着他母亲来接他，他母亲就是以这样的姿势走向他：“雷雷……”他会一下扑到母亲怀里：“妈妈。”然后母子相牵着回家，一路说笑着，叽叽呱呱——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就成了遥远的梦——他母亲在他十岁那年不幸离世。

郝雷定定地看着舒文走过来，眼里除了诧异、迷惑，还有一份

因为爱 所以爱

欣赏——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的美清新温婉，不张扬，是一种很舒服的美。待舒文走近，郝雷又一阵惊讶和尴尬——舒文不在意地从郝雷身边走过，郝雷一下回过神来，忙追上去道：“你好，你是舒医生吧？”

舒文回头看着郝雷：“你是……”一下认出他是在书店与她争书的那个男孩：“是你？”掉头就走，郝雷又追上去道：“对不起，舒医生，请你上车好吗？林总让我送你回去。”舒文愣道：“林总？林年生？”郝雷道：“是，林总是我的老板，我是林总的司机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”

舒文明白了什么，问：“是林年生让你买的那套书？”郝雷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是。你买那套书也是要送给我们林总要送的那个人吧？”舒文看了郝雷一眼：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郝雷有点尴尬，恳切地：“那请上车好吗？”舒文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”

郝雷一脸诚恳：“舒医生，请别生气了。如果我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班，也许我就不会跟你争那套书了。看在我们买书是为了送给同一个人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舒文听了笑笑，说：“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我不过是想自己回去。”郝雷道：“可林总专门让我在这儿等你，你不上车，我觉得自己好没面子。”说着又恳切地：“这样吧，舒医生，你要是真原谅我了，就请上车。你要是不上车，我就不相信你的话。”说着拉开车门，等着舒文上车。

舒文看看郝雷，无奈地笑笑，终于上车。

郝雷心里不知怎么的，一阵莫名的喜悦，他对舒文道：“舒医生，谢谢你。”上车将别克车驶离机场。

别克车很快驶上高速公路，朝市区开去。

舒文坐在车内，看着窗外的群山，思绪万千，她又陷入过去伤心的往事中。

郝雷开着车，偶尔侧头看一眼舒文，见她黯然地坐着，像是沉浸在什么心事里。他突然想跟她说说话，问：“舒医生，你在想什

么？”舒文一怔，道：“没想什么。”郝雷看看舒文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舒医生，买书的事，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。”舒文淡漠地：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对于你们这样的年轻人，原谅不如忘记。”郝雷显得尴尬：“舒医生……”舒文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”

郝雷不说话了，忍不住又悄悄看了一眼舒文——他突然觉得每每这样侧头看舒文，不大方便，就伸手把头上的一面车镜调了一下方向，正对着舒文，这样他可以很方便地从镜子里观察舒文。

舒文全然不觉，她看着窗外的天空山色，忽然后道：“麻烦你送我去天堂山。”郝雷一愣：“天堂山？”

郝雷没有拒绝，他把车子开下高速公路，直驶天堂山——车子驶入天堂山的林阴道时，可见天堂山正漫山遍野开着黄色的小花，那是野雏菊。

车子往山里又开了一段，舒文突然道：“就停在这里吧。”

郝雷忙将车子停下了。

舒文下了车，对郝雷道：“谢谢。你可以回去了，不用等我。”郝雷说：“可是……”舒文打断他道：“从这儿回市区很方便，你真的不用等我。我自己回去。”郝雷又奇怪地：“舒医生，你来天堂山干什么？”

舒文没有回答，径直向树林深处走去。

郝雷看看舒文的背影，不解地上车，将车子掉头向山外驶去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风在树林间发出嗖嗖的响声。舒文走过一段山路，眼前豁然出现一处人间仙境似的所在——音乐台。舒文步入音乐台，身心一下有种归依感，前尘往事如隐约的歌声传来。舒文眼睛一下湿润了。

郝雷开车往回驶，山路两旁的黄色野雏菊让郝雷心生喜爱，他停下车，下车摘了几朵。山林里风声渐渐大了，郝雷回头看了看山林，想像着舒文一个人在深山里的情景，莫名地有点牵挂。随即，

因为爱 所以爱

他笑了一下，觉得自己的牵挂没道理。这时，天上突然下起了雨。郝雷赶忙跑上车，开车回城。车子开出去不远，郝雷不禁伸出头来看看窗外的雨，他想了想，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将车子又掉头重新开回天堂山深处。

别克车重又开到舒文刚刚下车的地方停下。郝雷拿着一把雨伞跳下车，向舒文刚才进山的那条山路跑去。突然，隐约传来一阵女人凄惨的哭声。郝雷停下脚步听了听，那哭声让他觉得揪心。郝雷忙向着哭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

顺着哭声，郝雷一路跑到音乐台——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。音乐台边，舒文正趴在一棵大树上痛哭，哭声凄惨。郝雷呆住了，停了停，他小心地向舒文走过去，到了舒文身边，轻声问：“舒医生，你怎么了？”

舒文吓一跳，收住哭声，抬头看见郝雷，不觉一愣，悲伤中透着冷漠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？”郝雷道：“我是要回去了，可是突然下雨了，我不放心……”说着将雨伞举到舒文头上。

舒文看看郝雷，没说话，她背过身悄悄擦去脸上的泪水、雨水。

郝雷看见那棵树上刻有两个人的名字，虽不是新刻的，但仍能看清楚：舒文、邹健。两个名字中间还有一个心形的图案。一瞬间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同情地看着舒文：“舒医生，雨下这么大，还是回去吧。”

舒文伸手在邹健的名字上抚摸了一下，悲伤地离开那棵树。郝雷举伞追上舒文，为她遮住雨。

两人走到别克车旁，郝雷拉开车门，让舒文上了车。郝雷也上了车，他见舒文身上的衣服已湿了，忙起身从后座拿过自己的外套，盖到舒文身上。舒文看一眼郝雷：“谢谢。”郝雷对舒文笑笑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

车子往城里开去。车窗外山色迷蒙，烟雨如梦，让人有恍惚之感。郝雷朝车镜里看一眼舒文，问：“那个邹健……他是不是跟你

分手了？”舒文没说话。郝雷又问：“你这么伤心，他知道吗？”舒文仍没说话。郝雷看看舒文，不好再问什么。

别克车停至舒文家楼下时，天色已晚。

舒文下车，对郝雷道：“谢谢。”郝雷说：“别客气，舒医生。”舒文转身欲走，忽又回过身道：“对了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郝雷忙道：“我叫郝雷。”舒文点点头，又道：“郝雷，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郝雷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舒文道：“请不要把你在天堂山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”郝雷诚恳地：“舒医生，你放心，我决不会告诉任何人。”

舒文笑笑：“那好。”刚要走，郝雷忽想起什么道：“舒医生，我也有件事想请你替我保密。”舒文站下问：“哪件事？”郝雷道：“就是我在书店跟你抢着买书的事，请不要告诉林总好吗？”舒文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。”郝雷高兴地：“谢谢你，舒医生。”舒文淡淡一笑：“再见。”转身走入楼里。

郝雷看着舒文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楼里，才上车离开。

舒文回到家，空空的屋子，让她心里又一阵惆怅。

书橱、茶几、床头柜等处放着一些别致的小镜框，里面都是舒文和邹健的合影，两个人在照片上笑得幸福而灿烂。

舒文朝沙发上一坐，拿过一只小镜框，呆呆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和邹健。

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舒文起身抓起电话：“喂……哦，是你。”

电话是林年生从办公室打来的，他说他的会已经开完了，并问邹健父母是否已顺利登机？舒文嗯了一声，电话里又传来林年生深情的声音：“舒文，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”舒文停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吧。”林年生说他在新世纪饭店等她。

舒文赶到新世纪饭店，林年生正在餐厅里等着她——他一见

因为爱 所以爱